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四十

秀水　沈國元述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

正月輔臣李廷機予告抵家上疏謝恩

閣臣請定會試主考知貢舉官

科臣官應震論閣輔獨相之非向高力請推補乞休留中

羣臣合辭上請　福王之國時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行船盡皆封禁而南京差來船二百五十隻船戶數萬嗷嗷索工食乃行期無定人情弗安葢分封已定則宮幃有必割之留戀土田有制寵愛無盜額之恩私乞即擇吉

舉行。畜完大典、參記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充主考官。葉以內閣止一人入闈票擬不便再疏辭不允取中周延儒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二十三人。曾楚卿葉燦陳玄暉蕭命官羅喻義李國楷繆昌期李孫宸孟紹虞胡尚英孔貞時王應熊劉鍾英周希令姜逢元楊景辰劉鴻訓馮銓韓繼思王祚遠巾廷謨暴謙貞史永安以吏部侍郎劉楚先詹事何宗彥教習。

四月工部侍郎劉元霖都御史孫瑋各上疏乞歸

禮部言李印欽官郊祀　用封謂爲幹理吏部推孫慎行等請亟　賜點用以襄大禮○都察院請點用巡按御史以重地方。

兵部請福王之國

內傳養贍地土不完錢糧未到今已春暮明春行閣臣葉向高封還答本附揭云　福王之國日期

欽諭今春借錢糧土地爲辭挨改明春雖

皇上慈愛難割而衆口紛呶此亦非所以自明也　王國田糧悉照　親王潞府例應辦錢糧該部力措至如田土

府　福王地租四萬六千餘兩多　潞府六千矣且河南山東撥補已盡尺寸盡屬民產豈可強為使地方擾動王亦何能安享之乎伏乞裁酌

時九列空虛而都御史孫瑋許弘綱又以人言求去大學士葉向高疏略云糾發奸邪者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耆舊者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摧謝之時尚有可以為國家用者皆當愛恤護持就事論事勿因事而累其人就人論人勿因人而甚其事居恆私念今日之大臣多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他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未必盡逐今日之言官而他日之大臣又未必遠過今日之大臣

易地而居則其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illegible]

月之大臣亦所以為言官而總之皆為世道耳伏乞

聖裁以上俱給事秦奏

六月武升王日乾訐奏孔學等詛呪

聖母、

皇上及

東宮事情先是日乾與孔學結告刑部事尚未了又擅入

皇城放炮進本刑部欲當以重辟爾時內外洶洶張矣。

大學士葉向高恭慰

聖懷揭云臣密訪得王日乾孔學等原京城光棍此事大

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詰故難于處置今告者
與被告者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自伏其辜
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紛擾其禍
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拚一條性命乃國家之所損多矣
是反墮其計中也伏望
聖慈炤察○吏部尚書趙煥求去溫
旨慰留○都御史許弘綱致仕去時議論頗多大僚相繼
引去閣中請
嚴旨諭禁不報
七月吏部尚書趙煥催請點用各省巡撫內六省皆係緊

要地方。而河道南北咽喉。尤一日不可缺者。
八月。輔臣葉向高奏為
聖節届期。普天同慶。敬陳目前切務。一推補閣部九卿撫按臺省諸急缺。一起林下廢棄。一釋久繫三臣。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為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悉知。但閣臣乃心膂股肱之任。非比他員。今允卿奏。着吏部會推堪任的六七員來簡用。其大僚。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了。滿朝薦等。既屢屢懇請。着該衙門開寫來看。今朕壽節在邇。卿為輔弼重臣。豈得不列朝班。表率。而杜門不出。是何君臣禮體。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可仰遵屢旨。

速出入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綸旨

部請召用原任大學士沈鯉先是科臣張延登揭云自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沈鯉有立朝
之節而未竟其用故部請特召以章眷念舊臣德意 奏記

九月新簡閣臣方從哲疏辭不允

大學士葉向高奏爲
聖政推行有機人情乖忤難挽敬陳愚衷共維世運臣竊
覩年來中外所喁喁仰望者不過曰 儲講也封婚也枚
卜也補大僚也起廢也釋繫也今閣臣補矣滿朝薦等放
矣各部所請之國事務已多得

旨斷在明春無疑矣婚禮亦必不久停矣其大且難者已
見施行其餘當可漸次而舉况有新臣受事畢力贊襄其
功效當百倍於臣臣故知
聖政之推行誠有機也於此之時使臣工輯睦以事
皇上天下事有可爲乃藩籬未破攻擊仍煩遂令二三
大臣相繼去國紀綱爲之破壞邦國因而將空凡在人倫
無不太息且使
聖主愛惜人才保全言路之盛心反與優游不斷者同類
而共議臣竊歎之古人上殿相爭多是國家大事然猶不
失和氣今經年執爭不過庚戌之科場荆熊兩御史之行

攝吾閩南之論劾以此三事牽纏不休貽累無數夫此等事務本不甚關于利害安危若平心而觀自無難處即小有不平二三疏而外便可歇手而舉朝爲之鬨然無有寧日果何爲也當列國分爭與南北割據之時則有某國人與南人北人之名目今天下一家萬姓一　君凡列朝紳皆吾兄弟何地無君子何地能限君子而畫界分疆判若異域如所謂秦人晉人楚人齊人淛人云者人既以此加我我亦以此自稱匪但不廣抑亦不祥又何爲也古人居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出處各異設心則同近來林下諸臣皆有可觀去國不以其罪但使于

與論共與者急排以盡其才衆志未同者稍排以觀其後大小各適其宜中外各效其職則上下羣濟可相安而在朝在野煩言日生又何為也人才之生最為難得其才堪為大臣者又稀　國家數十年作養方得成就當此大傑空乏之秋用人艱苦之日去一人甚易進一人甚難凡有心胸者當保惜微瑕小過可以包容而門戶一分猜嫌四起牛山濯濯更莘斧斤又何為也臣聞之物極必反勢窮必變今人情厭苦議論極矣紛紛攻擊之淡亦淡然而無味矣九列寥寥行將盡矣天方悔禍使諸臣改心易慮迎聖上之善機成維新之美政從前頹顏之習返為蕩平隆

受伏禍從此而消則諸大臣雖去當有補于世道是社稷之幸蒼生之福也如或嗛前事之未工尋覆轍于無已力務經營循環報復則禍亂之生將在旦夕臣惟有掛冠一去以天下事聽之新臣而已臣每讀史冊見漢唐宋黨人之禍皆與國家相終始私心竊歎以為此端必不可開此名必不可立一開此端一立此名雖使大有權力如牛僧孺李德裕之輩能驅除蕩滌而遞仆遞興為禍更酷故常欲彌縫消弭至于犯調停之譏而不惜今雖勞竭力殫而區區一念終不能自已故復冒昧言之伏乞勅下部院參酌議擬如臣言非是當另行分別奏請以聽

延鎮三次

福王請減庄田

聖裁吏望
皇上深惟治亂之幾益發風雷之勇并衛講大條起廢諸
事悉見施行則人心食服議論自消矣（徐庠奏草）
十一月延鎮三次大捷議行陞賞
十二月新輔吳道南上疏辭不允
福王上疏請減庄田發內閣票擬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
吳道南等回奏云伏蒙
發擬　福王請減庄田本
內傳前奉明旨已減過一萬如何又辭送票還照前旨出
旨來此係舊例不是新特恩欽此臣等仰見　福王謙沖

節損爲國爲民之美意眞足追古昔之賢王不勝欽服而
皇上前此已減過一萬今又惓惓以舊例爲言亦足見
聖心之無私臣等當即欽遵擬上但細查此項田土委難
處置臣等亦千方百計圖所以仰副
聖心者而終不得其說今幸　王有此謙讓之舉傳之四
海一日雷動歡聲書之史冊千古永標盛事上光于
祖宗下施于蒸庶即
皇上與
皇貴妃咸有休稱雖使百萬庄田其利不足以易此也臣
等敢不將順以成　王之美哉惟是

皇上愛　王之意不敢盡處臣等再三斟酌議擬二款上
數貢令該部務行湊足不許復有瀆奏使　王之令德既
昭而于府中養贍亦無不給換之事勢只能如此不可復
加也臣等亦不知
皇上所傳原有舊例乃屢屢思衷正望
皇上減省于舊例之中乃愈見愛民之德意耳連日大小
臣工以吉期未定盡責臣等不行力請為不忠之大或面
見或移書備極詬詆臣等以國家大事不敢置辯而目前
廷臣催請疏中以為奸人乘機搆陷無所不有
皇上父子兄弟之間岌岌不安此等危言傳播天下就不

驚疑臣等見之亦不勝駭懼非得　王此疏何以解人心之惑而弭目前之變乎臣聞諸臣已約于數日內伏　闕疏請且必責臣與之同疏不得旨不已臣等深恐事體至此將成決裂即使
皇上幸而聽之其傷亦已多矣正欲具揭上聞適覩
王疏歡喜欲狂故敢以此附奏伏望
聖明將臣等所擬即行裁發仍將欽天監所擇吉期即
賜點定其二萬庄田撫按官自極力設處　王疏臣等亦傳示各官俾共知　王之賢明相與頌讚于無窮也先是
福邸以奏請田庄未足故之國之期稍遲已有

旨於明春舉行人心安帖及　上以
聖母聖壽稱齡在邇欲親率　太子及　諸王等恭祝
大典、　慶賀禮成于次歲春三月內擇日之國旣而
上又以
聖母壽旦在于四十二年須曆後令歲除慶恐
聖母責其非禮而　聖躬又在調攝恐難成禮着于次歲
春三月擇吉啓行于是內外驚疑文武百司至欲伏　闕
叩請閣臣乃啓　上立刻傳示　毋使
大聖人至孝至慈之心不白于天下。
上乃先以札諭　福王明春之國又諭內閣臣令傳示欽

天監擇日來看眞是

聖明毫無戾心從諫如圜千古　帝王未有如

皇上者也若　福王自求減田土之數自請明春之國亦

可謂　賢王矣倶輪扉奏草

閣部諸臣上疏恭候

聖母萬安時

聖母違和

上日夜恭侍藥餌復虔禱

穹蒼願以身代孝誠感格果獲康愈羣臣不勝慶幸候邸報

二酋歷之備怨佐殺將當事者計欲密令共圖行反間於

方仁光 來奴可 達本

酋所殺扒兀剌諸佗彭台汶之六 中問為撥不能行

而奴酋益冀南關賄上娶鬮併斜西虜卒遂卜兒亥爪兒

兎二十四營盡出馳清河開遼告急撤兵五千赴援并

其親及參貂珠寶而奴見酋求已得諸謝都御史張濤詩

撫安等堡耕牧日久請奉約新墾堅能清揣情形上書極

北關近止開一營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復行併猛卜

計北關堅拒不與酋與發脅卜台吉來奔北酋即許婚也

女卜酋遜謝焉列婚史酋乃分號謂是逆併補擒其 企

台夫有女為兄那林 雜牧養係宰賽夕日憤余酋哉殺

那酋妻即宰賽之外　宰酋乘隙拔宋老女贖罪老女矢
以死守宰酋忿相攻北酋怒奴酋賄結諸稱二憾無養癰
東建也時金白二酋來告急別將書文煥爲滞遏給以火
器奴酋計厭我兵北關乃可窺剿益遼下骨里懇不皆諜
耕牧無敢淫于其日願質子爲信并上書訟北關搭狀
溥以爲然遣宮籍大成往申諭奴酋遣諭以弟七子巴卜
海入撫順關願留質廣寧哉　宋部譯巴卜海乃奴酋親
子妾眞奇生親巴卜太弟也諜揆　朝議進止其北關從
奴皆卜台吉勒發完聚當承祧從忠將溥其後其功未哉
奴酋度我兆備即殺兵潮燒金白十九寨我師救不時敘

總督常熙許三十少兵乘往諸大策東內裂不救。又謂
其比國排折入奴東少受滋大巴並發綏討以保任也。
而奴酋洶巴易志奔其兆　中闢原以逆合叔危發鈴俞
三十萬議丁開原逆賊各族驗兵萬千餘僅已附故餉汰
額總督陳三十前光緣。千餘令等任總兵麻承恩等
曹文煥分統合四千萬。嘗也淵源諸將待其變哨之御
史翟鳳翀新入逆疏稱奴酋實不在剿剿久特惜省撫兩
端為此劃罪似不必逐奴酋不注意之兩非遽北關以必
從以天朝作外夾擬合各方而撫勢前遣通官人奴受語
以部落於衣充賞憐。已其長子洪巴兔兒一諸罷兵隨

先是奴叛　亦金台石　中把守兵　原奔二三　「今已點兵　六月決決　以奴之莊　千和迷離　吉日午以　於之言

奪其兵柄因之獄度〻隨勢必不支今日宜亟救以完開
原滿令蹤承照以二千七百至瀋陽而別選他將以下人
駐清河撫順直逼奴巢以壯聲援便衆可收餘又撤兵以
益白騎諸撫闗遇貨婚玥無他意時北關爲西夯探擄努
糧給盡部落苦饑投奴甚衆即金台從兄亦往奴又甘言
撫慰給以種龍詐莫測我以火器千三百助守老寨於貸
以豆穀千石給錫六百北關始有固志號寇

其行走路程請定　額駙之兩水陸路程發塘護送諸凡應用
事宜開出則已近保安院亦從補河南巡按以便料理
聽落公移

聖諭內閣覽卿等復以恩慈是忠愛悃誠前
聖母自去冬因感寒偶挾火交侵調攝安愈茲旬日以來
聖體虛頓前恙復作症候倍漸減
聖躬軟弱朕心驚惕憂懼不勝迫切左內日夜祈懇
皇天俯允朕願已身應代默佑
慈聖增益壽齡叠賜[illegible]泰永保天和是朕本欲覽卿等所

奏諸事朕知道了特諭欽此。

三月初九日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午時崩逝。

聖諭合行喪儀該部從優查例開具來看。

聖諭諭內閣朕

聖母皇太后自去年十一月內違和以來朕齋虔竭誠

祈禱在于

聖母前日每親藥侍膳。

聖母諭朕內外有罪輕的當赦的赦天下有災傷之處錢

糧免的免些朕正在回奏待

聖懷尙安發旨擬行聞、

慈切偶爾剛逝朕心哀切痛悼不已卿等擬敍稿來看欽

此

禮部請發

大行皇太后遺誥例于次月初頒將已三日故特請、

十二日、

皇上親服具成百官恭詣

慈寧宮門外哭臨○羣臣上恭慰疏○內閣擬進

聖母遺命殯稿疏云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據戶部

侍郎李汝華刑部侍郎張問達工部尚書劉元霖閣送各

欽隨與九卿諸臣再三酌議開列上請大赦多昔年
恩詔中已經施行且皆係赦罪恤災中事不敢他及惟刑
部所開楚宗一欵須
聖裁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訐奏楚王戕殺巡撫自犯不赦
之罪即重加懲創原不爲過惟是坐謀反則人以爲冤甚
重併六人已足正法其餘諸宗禁錮十年併其家屬皆被
幽繫男女雜居天日不見號呼痛苦之聲日夜不絕見于
撫院各官及守備中官之疏讀者皆爲傷心酸鼻所以中
外諸臣連章苦請俱經禮部都察院看議奏俱留中未發
今九卿諸臣又同心合辭謂其當赦臣等不得不爲開列

如蒙
聖慈憫念准與釋放將
聖母在天之靈見
祖宗列聖亦自欣然但事干宗室當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與擬者也又戶部所開河東兩淮進鹽
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擬與豁免工部所開陝西織
造羊絨蘇松織造緞紗自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
豁免當此民窮財盡逃竄之日欲調常賦則無以給
軍不調則民困愈甚事屬兩難處置無策諸臣皆望
皇上將稅使停罷或大加減省臣等未敢遽言惟此數款

儆。賜允行，亦可少濟一二。但事干錢糧，亦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臣等連日與百官哭臨，人人

皆咨嗟歎息，謂

聖母之惻怛慈仁，

皇上之孝誠哀慕，皆千古所未見。至恭誦

聖母遺命，無不潸然泣下。傳之四海，臣民悲思感戴，又當

如何。今臣等所擬赦稿，亦就

推恩廣惠諸大臣在焉

聖母所命稍稍推行一二事，恭請

聖裁。伏望

聖明詳加省覽，批發下以昭不匱之恩，而廣錫類之孝，其

所助于
聖母實福良不少矣恭卓
輔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上
聖母謚議曰伏以
聖善垂休百世衍敬承之緒
含弘需澤羣生荷厚載之功禮重易名治隆報本欲贊揚
乎大美當備舉乎 徽稱斯
聖孝所以特隆亦羣心于焉共戴欽惟
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
遡涵太始

德合重坤。爰贊

先皇。肇撫豐亨之運。爰開

大聖。允符震索之祥。當太平朝。居

天子母。方

沖齡而踐祚。深藉保綏。迨

必世以成仁。弘資啓佑。

德全履盛。無忘執繭之勤。

養備稱尊。不假濯龍之警。軫艱難于兆姓。實鑒時頫

流灌溉于八荒。

慈雲徧覆。隆天厚地。蕩蕩乎莫能名。

翼子貽孫綿綿乎為可繼幸稀齡之已屆何
長樂之遽違人懷喪
妣之悲
帝切儒陔之痛恭聆
遺誥慭動深哀
鸞馭特升尙廑思乎罔興
彤宮欲閟猶加意于民彝言言關
宗社之安危念念在閭閻之疾苦蓋逝依
任姒猶遡其徽
若近覩高曾敢方斯烈悵
音容之日遠徵盛美之在茲臣等祇奉

暐纁博綜舊典、咏歌嗟歎。四海雖極其尊親、擬議形容寸

衷終難于窺測、欲伸

不匱之孝。敢揚

大德之名。宜

天錫之曰。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謹議奏

聖旨依議。送翰林院擬撰冊文進覽。奏議

請補科道

閣臣催請候補科道揭云。竊見諸臣待

命經年、拜官無日、勢窮理極、萬難再遲。該吏部具題、不止

數十、臣等催請亦復再三、而

天聽愈高杳無
俞旨夫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于人
則又廢事究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反諸臣罔報之心失
朝廷培養之意
皇上亦何利于此也且諸臣非
皇上所嘗拔之制科試之庶職以需異日之用者乎業已
服官中外敭歷多年考選之時該部覈其才品稽其政績
必赫然有聲粹然無議者始得與臺諫之選是
皇上于諸臣既用之有效信之不疑矣至于今日而復用
抑之困頓之致令蹉跎歲月嗟白日之空拋株守長安歎

河清之難俟是前之被擢者何心而今之棄置者又何心也自為培養而又自為摧折明知為適用之器而又阻其向用之途譬之得騏驥之足而但繫之于槽櫪有楩楠之具而故委之于泥塗不亦深可惜哉方今大小臣工用舍不同關際各異仕進者既得展布于朝廷家食者尚需徵召于田野而此數人者以不用不舍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上既不能效職下又無以資身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徘徊躑躅悒鬱無聊無論　祖宗朝即
皇上二十年前絕無此事是雖諸臣所遇之窮而臣等溺職之罪亦無所逃矣伏乞

皇上繹

聖母親賢圖治之訓速允部推各爾保勝俾者臣得德任

事之忠而國家因收得人之效豈非今日之盛事哉

上

聖母尊謚已擇定日期、香冊寫二十八日、冊寶寫二

十九日、時

聖體下部濕毒、傳示改期、閣臣揭云不便乞仍于廿八日

皇上于內殿扶掖行禮、其

御門不妨傳免、

聖諭諭內閣

聖母崩逝以來朕哀感
慈紕恩深痛裂五內悲悼之思不能自已因日夜懸仰刻無寧寐心神恍惚偶爾濕火流于下部見今敷藥未愈頭目眩暈肢體軟弱動履艱難尚在調攝所有
尊謚大典朕甚憂畏恐弗成禮卿可傳示禮部等衙門
尊上
冊寶命司禮監等官併文武羣臣如儀奉迎朕在几筵前
恭候力疾親行上進
尊上以盡孝思至情卿等仰體朕敬慎之意爾卿等知欽
此欽遵

三月吏部具題
陵工在趙乞照工部侍郎林如楚例該部署印侍理守缺
聖諭諭內閣云覽卿等所擬敕諭內寬釋楚宗幽禁姑准
所擬兵餉免陝西騐造羊絨袍服朕豈不憫念民情困苦
但係緊急上供日數不多難以停免各省額進稅課准以
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
慈恩恤民德意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待
三殿工有次第即行停止起廢遺建言謫戍等官已有旨
分別敘用故諭欽此部議
福王之國百官送于郊外

大臣爲民 請命決六 款然可稱 成　德量 老成千古 不朽 頌之流 祥詞可代

四月閣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言

部書內稅額已減停止有期不當再催但各省稅額多不

過六七萬而廣東獨至十八萬民間賠累多年委爲困苦

即地方向有商船往來今已寥落前棠

聖恩減去二萬今又減去三分之一然稅額尚有十萬餘

不無偏重況黎夷作亂興師動衆騷擾難堪伏望

垂憐再減二三萬救此一方民命奏記

初四日頒

聖母遺誥于天下臣民感泣

皇祖所存問申沈二舊輔謂經精忠亮[illegible]未登首輔經綸[illegible]

今年已八十四時行老成持重深得輔相之體又當時政
渐急之後济以寬和元氣渐復其調劑苦心蓋有人所不
及知者今年八十例宜
存問
五月命閣輔率中書官詣
南薰殿恭寫
聖母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神主神位輔
臣等歷稽　祖制凡　太后神主俱不用太字蓋因
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若神主神位則列于
帝后之側于體未宜乃遵舊例題稱隨其揭奏明本

祭地

陪祀執事

官

旨云具見詳愼綸音

十五日潞王薨

祀地于方澤、遣閣臣方從哲、侍郎孫愼行、行分獻禮

署吏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言　山陵大事舉行在邇。一切臨禮護送執事等官、需人甚衆、見今部寺卿貳寥寥數員、恐分遣無人、步送無人、于典制有虧、瞻觀不雅、非

皇上孝事愼禮之深意、伏乞

盡點會推諸臣以補久缺、以襄　大典、眞目前急務也。

[illegible]

禮臣孫愼行題、

發引擇吉已奉

明旨襄事之期約在一月之內中間尚有許多禮節許多
題而必朝上夕
下方不後時乞
批發禮科將印之官應抄發行人而　大禮不誤，俱係報
聖諭諭內閣朕覽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潞王乃因思慕
聖母仙逝成恙不愈倘爾薨於上年五月十五日辰時
薨逝朕甚惻切傷感合行事宜卿等即着該部查優厚例
出旨朕欲遣一內官往與卿等可詳議來行特諭欽此，編音
覽
閣部諸臣上疏恭慰
聖懷言

聖母崩、皇太子妃逝、皇太子第四子殤今　潞王又
殤之變故相仍。
宸衷慘怛。伏乞勉抑　哀情以慰幽明之望。
六月閣臣葉向高等回奏云前蒙
聖諭遣弔　潞王臣等揣之往例凡親王妃薨率遣內官
弔祭給與　勅書若親王則無內官致祭之例今
皇上有此特典容臣等擬　勅一道令賫之以往此亦禮
之可以義起者又查得凡親王薨逝其子幼弱不能任事
者即　勅王妃管理府事但舊例必待本地方官題請、
皇上念手足至情即破格優恤。勅令　王妃管理本府

家乘免其奏請是又

皇上超出尋常之隱意也欽

聖旨覽卿等所奏甚悉朕意朕弟潞王奏請將造內官莊所著給與勅書其祭儀及管理府事著該部照例詳議具

奏來行

京城防守

閣臣葉向高請申飭防守將六祭遇

聖母皇太后梓宮發引內外大小官員及旗校軍匠人等

叢下趨闕而行內地空虛不無可慮伏乞　嚴諭兵部行

令該管衙門申明禁令巡緝奸宄以保無虞奏議

聖諭內閣朕因足疾遇朔望并各節皆朝謁

聖陛。
聖母見朕足痛。步履不便。
聖母慈恩。傳准着人攙扶行禮。令恭遇
聖母梓宮發引。所行禮儀。朕當親行。以盡孝誠。足疾尚未
痊可。恐冲成疾。捧請　神帛謁　祖。着遣官恭代。朕遵
奉
慈命。用人扶掖舉送
聖靈。卿等傳示。保拱宸。凝虔敬慎奉行。今諭卿等知。欽此。
諭音
十五日。閣臣葉向高奉　命詣

山陵行題

主祐巳時祀

玄宮後恭題

神主訖是日天氣清明風物和美壯哉 各官百凡步飭禮

畢奉。

神還京，

上至午門跪接，

閣臣葉向高感觸 聖孝乞休疏爲第四十五上云臣觀

皇上之事

聖母尊養備隆，志物兼盡，合四海九州以奉長樂之歡者

四十餘年可謂千古之僅見矣而且當逢和之時虔請代
之稱當升遐之日動擗踊之哀鴻名顯號極與上儀凡可
以自效于
聖母者更無一毫之不盡至于　靈駕啓行攀號擗送
山陵襄事延佇焦勞天地鬼神皆爲感動于斯時也凡戴
顏面而爲人子者孰不自與其罔極之思而苟有人焉覩
思莫報墳墓久荒乃恬然立于　聖明之朝不思引退豈
非天下萬世之罪人哉請即以臣言之臣海上孤生家世
貧賤其生也爲嘉靖巳未之年適當倭亂室廬焚燬人民
逃竄臣母懷臣彌月爲倭所迫徒步奔馳產臣于曠野旁

弘治中御史茂烈乞撫[illegible][illegible]之旨下今復見此

無一人自斷其臍復抱之而走野棲露宿飢餓不支更數日臣父始覓得之相與扶攜逃生屢窘于倭幾死而免者數四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又值荒年殍死無數臣父母減衣損食課臣讀書臣備員詞林父母相繼淪沒未嘗受臣一日之養草率營葬不能成禮自除服補官二十餘年南北仕宦不得一登先人之丘壠荒塋頹廢洪水漂流每一念及痛心刺骨人皆有父母臣之父母劬勞獨甚人皆有子臣之為子不孝亦獨甚

皇上大孝錫類及于普天奈何獨使臣向隅而無訴乎臣自入翰苑再承 寵命每欲躬奉 璽書匍匐墓次一告

先人之靈而後葺治封樹小搆墓廬長依先人魂魄以沒世庶幾少償疇昔之愆即溘然而死死亦無所憾此臣之所泣血哀鳴屢瀆　君父而不能自已者也如皇上堅不放臣使臣困死長安永爲不忠不孝之鬼將何顏面見臣父母于地下乎　翰扉　蔡章

山陵　賛獻禮成駙馬都尉侯拱宸復　命

內閣休致

閣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效餘忠云一　東宮講學一　瑞王婚期一　補大僚一　起廢一點科道一　遣餉一　罷稅

與彼互市俾猶當東諸酋習之久然約心服可撫許自
各分貢兵以固壁為上不用刑剿潮中實降諸以賞貿
糧餉五六歲患不在小議者率為苦心而鄙御史諸謂
風聞多寡請之言曰北關刑原本覬東吏令習吏咪之利
誘諸十帥成騎虎勢奴酋富強從人又為所用我蹄長出
彼防已祇見未可慮際尚有奈何以疲殘之兵條當之餉
為北關守老女適婚且北衛營汶堡六六餘堡一營吏衣
為我守九日餘里之邊長城以衛之墩遂堡七百餘里之
邊患是為無策御史董堯封謂漏誤中遇官籍大成古之魔
以質于為奴所蛭聊以解翔廷議多台吉救者已而奴兒

哈赤復墾前罷耕地開原參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會巡撫
都御史郭光復新蒞任薊門援兵又聞金至者道相望奴
聞實恐都御史康知遠夷修養惟貫其重罪令徐入奴又
聞遼備禦蕭伯芝申以文告五月隨統標兵赴遼陽巡閱
示虛聲奴兒哈赤遂遣諭退地定界始猛骨孛羅讚南關
邊外四渠曰三岔曰撫安曰柴河曰靖安及奴兒哈赤爭
堅執三岔撫安為舊種止結退柴河靖安于扶獲矣是參
議薛國用備香前綱界未王台存日自寬奠至三岔堡於
猛酋時三岔入于奴以撫安堡為界及猛酋故並請建州
奴結巳屬合糊且柴河舊地素饒沃而建州商下不等苦

澇

時成兒生而[illegible]計必[illegible]乎[illegible]叶[illegible]給[illegible]代正

任其求索雖漢而標不幾不得與六不給清燕之人雜處以清

燕市奴之命而開窗六可安枕守[illegible]加界詩無扶諸詩句

門塞影覆遊擊梁次當等[illegible]助將前同送文門家守營

二堡於吉林六自家松于二堡遙通河係高山夫搜伏也

都御史姚自家劉莊京逕并撫視非本　前縣逆地且

私立無以服衆行督撫湖用虎[illegible]撫文[illegible]官[illegible]之[illegible]撫斷

不宜失會御史葉遇耕巡清河武使[illegible]將[illegible]課[illegible]宗

河秋獲逃將六[illegible]退入昔作[illegible]課[illegible]明年冬人[illegible]

種七月部落蟒湯馬奴兒哈赤即以健下不[illegible]敢[illegible]歲

貢夷裁至十六人蟒奴會以總好名類此都御史張叔淵
地請將撫順清河改遊擊與清河遊擊分統兵各千人奴
會一攻北關即會遼陽出禦鐵北鎮罕北關六十里以清
河備禦移駐原麥塞將羅洪宗鎮同以馬林備禦坐不從
林替火器御史翟鳳翀亦疏稱奴所最畏清撫之市無所
故畏清撫兩處之撫棄罪罰從其議及處分

乙卯 萬曆四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薊州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擊守門內侍一二人韓本用等呼衆執之

皇太子親奏送部鞫審是犯姓張名差稍有風癲疾者廿八日亭午

聖駕幸慈寧宮不傳內閣不敢通候令中貴四出急傳百官以次進令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二拜三叩頭時

聖上西向禮畢

上御倚左門柱設低坐身倚白石欄楯百官伏

御前叩頭畢，

上遽呼曰，上前來上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

御前不數武耳

上練冠練袍，

聖容睟穆， 御音清亮朗如洪鐘，知爲萬壽無疆慶也，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

御座右，龍表鳳姿清標玉瑩，震器之祥，奕葉輝暎，三

皇孫鴈行立左階下，岐嶷月角，不啻玉樹亭亭臨風，客輿

周家繼述之美，聚于庭墀几席之間，猗歟盛哉，群臣跽俟

聖上即宣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遇節次朔　必親

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又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

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廷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

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中題會審問的招情。止將

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

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且自正月至今。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異。諭

執

東宮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

伏于家中、忠愛激切、存極揚言曰、
陛下極慈愛　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而
聖上隔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所爭執、屢
目攝之、且顧左右近侍曰、彼所言謂何、道長仍以前說對、
聖怒徵于色、
龍顏勃收斂、而責之、連呼緹騎何在者三、無有應者、
令中涓挐下、彼承　旨者見
上震怒、群族之、甚有挺杖交下者、
聖上意戒無亂殿、但抑令俯帚待　旨、怒、猶霽、又以手約
皇太子謂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勿復有別意、何

不于此時吏習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其初　瑞王以已之
當初有個舉亦須你文武百官草詔差官去取來彼能插
翅飛至乎膝下左列三　孫現在復呼三　孫至
御前舉示衆曰俱曾見否閣臣因請
東宮出講復
應稍待禮後耶　瑞王婚選原無別意不過以
聖母之服不便且
聖母臨終囑我冊立
皇孫我說少俟之衆官欣應時刑部臣張問達以洪司臣
王士昌見署大理寺篆亦跽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五犯名

家

上云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為何官傍

以法司名字對。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一同說來。

太子云。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

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為不忠之臣。我為不孝

之子。深為可恨。

皇上又述 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群臣跽聽。未起。

上屢顧閣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箇放一箇進。不許攔阻。

以故零星突至。跽拜錯亂

聖上不之較也時後來旣班者猶在後與

帝坐不相對

聖上又持

皇太子而猶從後問曰你們都見了未衆俯伏謝

聖上徐諭內侍曰好送他們出去

嗚呼

上久以堯舜之聖兢兢業業垂五十年益加安瀾業已駕古

軼今矣今茲

皇天眷行二百餘年稀有之事舉三十餘年曠缺之典闕

浹加滕不啻家人父子然群臣等因思乎

召見餞開

天語惟內閣輔臣始與其盛常朝臨御偶瞻

聖容然嚴陛嚴隔懼從于儀采有咫尺

天顏益耳謦欬移時歷晷盡去苛禮且

聖子　神孫聚于一堂如今日之都俞盛美者也臣等草

茅賤士真可謂不世遭逢矣臣聞達士昌以職守所關懼

上有顧問故班稍越而前且聚精傾聽聞之極爽然

皇言如綸何取文飾故不敢增減一字直述便擬以俟修

起居注者採擇焉然則盛舉為世美談云　臣洪聞達王士昌同紀

非圖命白羊骨竟以老女許嫁旋兔子蟒谷兒大丘挑進

又六人開原道諭不聽七月遂成婚奴兒哈赤發兵三

千屯南關氣甚惡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蕭牆一

發奴酋與煖兔合而遼不支今奴煖爭婚勢不解令而北

關依强援于煖兔適爲　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甲

不動以觀奴酋進止奴或不聽宣諭我督上關啗約煖兔

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撫順分道而東檄以東山之民張牙

露爪思甘心奴利其裂參順呼響應藉口月之朝鮮我兵

犄之奴亡可翹足待已而奴見哈赤能攜北關獲全葉赫

咸繼光鎮薊所駐三屯羅庫險稱拒之并及文武廟材

宮道院高山有鼎不假景忠諸墳望之縹緲若在雲端志

香錢簿取佐軍費公不入一錢皆以飭材具有東湖因濠爲隍導以資灌溉護以柳堤有魚蝦菱芡之利荷亭采舫可供游賞忌者蜚語上聞賽西河章下撫按會勘上言諸所征繕上不告勞爲太平雅觀卽貢夷亦徘徊嘖嘖可以示遠事乃得釋嗟乎爲大帥者修邊成功暇遂不得動一木一土至形論列亦太苛矣戚未幾亦調廣西坐黨張江陵無有錄其功者後凡二十餘年至乙卯乃得䘏典天啟元年邊事大敗棊少師題請賜諡以勵邊將得諡武毅

丙辰 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大雪無錫有紅黃黑三色城中九星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

二月清明後六日杭州等處下雪味澀人莫惡甚巨鐘前頃刻可掬亦小品

會試主考官禮部尚書東閣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劉楚先取中三百五十名

放榜後第一名第六名以弊發除名先是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于闈魚水族本至潔而污穢至此又見于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二人俱吳江人吳爲水國遂應其

兆擬吳人爲之論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第六名最有才名士林嗟之（出小品）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釬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東湧偵倭福建巡撫黃承玄遣義民董伯起同李進葉貴傅盛等出海探倭十六飭頭過洋經竿塘橫山十八至東湧一路兵船躲各澳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泊山後南風澳一泊布袋澳二澳相連遙檣俱卸但掠定海白艕船藏南礁隱處倘起即將海道條票埋藏山上拜媽天妃廟判官手爲誌忽見南礁船張帆來衆欲走李進曰勿走走則銃打立盡頃刻倭至通事同倭過船搜

次亦敏

若怕死決不肯矣

檢問何船來以討海船對通事問有兵船否應云無有通事曰伯起等曰汝但說有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說有兵船他方去也汝但開口我爲汝說又令取水彼首取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青三人徧相之即指肯汝不是討海的老實說不則殺汝以刃臨脛者數次伯起知不免乃大聲曰我等實是軍門海道差來的聞汝造船三百我這裏已備戰船五百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久泊此處何爲今日殺不殺也繇汝殺我兵船即至矣于是群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項砂機國王差往暹羅風既不便歸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免

如大義斷然不疑

[illegible]實之真

非想不害倭郎，問誰是肯寘[illegible]國者之稱，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躍逕曰：我今拚命報國矣。郎索綢帛子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業省等俏形過與倭首軍，陪伯起食飯，送歸所掠船，併差船送出台山，伯起請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入丙，有馬四匹，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們來便要殺，說彼國便坦易，說中國即綁着，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郎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抹，亦有字，仍寫無字，倭與弍人亦無異，但舌弄刀或

但銃所以潛絕

以手作銃形覷而擊之無刻不然明年佰起以計給之送歸投以為海口裨將敘錄給

佰起一義民也以身救衆以智全生于患難存亡之際固了然有以身命者使用酹其志又何變之不可定險之不可出耶

六月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為奴酋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忝游擊焉有功戴罪以需後効邸報

禳蝗。

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刲羊豕禱神有蒲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嚙竹樹茭蘆不及五穀

可為失信之戒

有一朱姓者牲醴悉具見蝗已過遂發覆奠蝗復迴集朱田凡七畝盡嚙而去鄰苗不損一穎格傳有怪書[illegible]其神曰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出小品

丁巳 萬曆四十五年

正月禮部遵五年議諡例疏請應得諡諸臣雍泰、畢鏘、趙參魯、王之誥、張佳胤、余懋學、馬理、曹端、李夢陽、賀欽、朱廷、譚大初、段民、魏學曾、朱鴻謨、魏時亮、龐尚鵬、陳茂烈、姜洪、黃鞏、汪宗伊、林燫、楊起元、汪[illegible]、楊慎、裴應章、李中、盛訥、曾朝節、黃鳳、姜廷頤、何源、陶望齡、劉一儒、傅新德、沈節甫、周怡、梅杲、王宗沐、張允濟、李棠、蕭堯封、馮應京、敖文禎、共四十四人。禮部請候 旨敕下翰林院撰擬諡號、

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疏請釋纍臣劉光復、

兵科給事趙興邦參論陝西虜事、職曰看得套虜乞款[illegible]

臣請之、仍議查補前經革去七年市賞物及新舊查實、一歲兩關七年補完、竊惟一年兩市、金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浙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爲犒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即以長驅虜廷可也、何至忿犬羊之求、與豺狼之欲、示我以弱至此乎。

貴州苗仲肆虐黔中、生靈塗炭極矣、撫臣張鶴鳴集兵分道勦之、初攻蒙冐蒙家兵賊巢、副總兵陳寅自興隆由羅勇進、都司李上林由改窯進、旗鼓官劉范和、督安兵由擺[illegible]進、指揮黃廷清等由定番進、千戶李珽督蒙兵由翁貴進、甕安知縣袁大化督伍司等兵由鼠場關進、分擊箐圍蒙

兵花鴨孔擺革蒙等寨斬馘一百二十六級續攻宗角生
烈翁忙者貢賊巢陳寅兵由天台進李上林黃運清及伍
司兵由焦山進或劉大需或劉拱下或劉陽城囤或劉者
貢分擊囤箐婆把大山谷稍谷隆交馬打狼羊容銅箏等
寨斬馘一百六十六級前後俘獲夷屬牛馬甚衆其餘險
勁賊寨如大箐囤俱未克蕩山木瓜大華麻响酒司程番
等十二司尚多賊巢未及掃蕩爲力尤難巡按楊鶴上疏
曰臣奉命入黔急勦進剿夷賊情形大約賊衆我寡東征
兩寇鼠未易收拾今賊種浩繁與軍民錯壤而居加以叢山
深箐鳥道羊腸綿亘數百里賊守險甚易我仰攻甚難召

族新兵皆四方亡命驟赤人而使之戰一難也漢兵不足勢不得不用土兵兵素無紀律不聽節制甚者委而去之二難也提兵滿萬無一[illegible]豐三難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提衿見用不[illegible]一錢四難也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又合終不能張羅天之網設四面之羅五難也今日之事勦之不能盡勦勢必用撫撫之未可遽撫必困守以俟其斃而后撫可堅也總之患于無餉有餉則飽待饑逸待勞其權在我勦可也撫可也無餉則彼飽我饑彼逸我勞其權在彼勦之不能勦也撫亦不成其爲撫也黔中自平播之後用兵仲賊者凡三萬曆三十三年有老王山波

羅清水菁大小平伐之役三十六年有定番翁作者貢之役四十一年有新添平伐之役數年之間叛逆再四今豈復容如往日者草草結局已耶然臣反覆籌之目下成功固難將來善後尤難臣之愚計伏乞　亟發帑金四萬以二萬為困守之需以二萬為善後之用增兵增餉不為無米之炊此萬全制勝之長策也奏記

二月禮部請　皇太子講學　皇長孫出閣就傅

三月初八日吏部奏　詔考察京官計典例于正月舉行遲至此亦變局也

直隸巡按毛堪疏請延慶蝗旱甚慘懇　恩免稅以修實

照以召天和。

禮部題請録 福王第一子由崧賜封德昌王即信、

五月、冊封各藩、

六月、皇親鄭養性乞襲父職得左都督侯駙馬子昌國比

例乞 恩得都指揮使兵部署印侍郎崔景榮奏戚畹恩

施不宜太濫乞遵 祖制收回、成命昭大公全 國體

應天等處大旱巡撫王應麟奏請勘賑、

正陽門箭樓成

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〇山西大旱山東旱醇

大學士吳道南丁憂回籍

大學士方從哲疏、爲閣務須重、勢難獨任、請簡新輔以隆
政本、
八月、顏子六十代孫五經博士顏伯廉等慶賀
聖壽至京、
聖諭兵部、近來虜情變動、備禦宜周、秋防事宜、便行與督
撫等官嚴督將吏着實用心料理、務保萬全、有功優敘、失
事的從重叅處。
宣府天鳴地震、巳上俱邸報
浙江嘉興秀水二縣里老沈科章疏、爲田賦原平、奸民釀
亂奏、

聖旨、該部院知道、戶科抄叅云、看得嘉秀里老、不遠數千里踵死陳言、並爲三縣田粮影射不明者、三十餘年、嘉善之民、鼓噪公庭、故嘉秀之民、因而叩閽辨訴耳、夫田粮即有推有收、而隔縣無過割之法。在嘉善之積書。有無增割冊籍。在嘉秀之豪僧。有無攙夷通同。不可不窮詰弊情。各置之法。大約田在嘉善者。似宜粮歸嘉善。田在嘉秀者。似宜粮歸嘉秀。若云兩地有田相抵。竊恐田在嘉秀之三千餘畝、視田在嘉善之三萬三千餘畝、其數多寡不敵甚明也。若云三縣始合而後分。冊籍相仍。經界難正。大合之日。經界自混而爲一。分之後經界宜晰而爲兩縱令差錯于

矜分正應辯井于今日豈可因仍冊籍之混淆而不剖晰

疆界之分明乎為于民者宜靜聽處分若擁衆譁然咣咣

迫挾則當急懲也○硃 抄

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蝗蝻徧天三災疊至萬姓

倒懸各官請賑以重 邸業

詔停刑

山東星隕天鳴地裂龍鬬

江西大水

直隸巡視屯田御史奏報屯田災異洊加懇乞軫恤叹折

以濟窮軍

十月　命冉渭襲封代藩世子。先是冉渭生于隆慶五年，冉莎生于萬曆十三年，雖俱庶出，而長幼之序，判然矣。因代王溺愛冉莎，謀黜冉渭，捏辭以請。時部寺通政司宗人府各疏斥其謬，經年不結，至是始奉　旨定奪。

十一月二十日　皇太子第三子薨。

潞簡王妃李氏懇請　天恩，特准襲封，以重孫藩。時世子年已九歲，　賜名常淓。疏極哀切。

虜犯喜峯等處，巡按薛貞劾參將郭珍、選李家峪守備耗允高，降罰有差。

隆德殿災。

纂修玉牒成、加効勞諸臣候拱宸等、

漳州大水、

延禧宮災、已上與邸報

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疏曰、竊見數月以來、朝廷之上政事日壅、章奏日積、外廷之仰望益切、而批發益遲、諸臣之陳奏徒煩、而允行無日、臣內循職業、外惕人言、憂心如焚、莫知所以爲計、因念我

皇上英明天縱、太阿獨持、事無大小、無一不出親裁、無一不由宸斷、臣等誠不勝欽服、惟是事體重大者、

皇上旣以爲重而愼之、其無甚緊要者、又以爲輕而忽之

臣等懇祈迫切者

皇上旣因其急而故緩之其稍可從容者又因其緩而放置之卒之重者不行輕者亦不得行急之無用緩之益無所用徒見臣等日日祈請月月煩瀆而于天下國家事曾有分毫之濟否乎夫總攬美名也獨斷虛飾也臣等豈不爲

皇上願之但使吏部催一官而

皇上卽賜點用其誰不感

皇上之恩諸司奏一事而

皇上卽賜允行其誰不服

皇上之斷。如是則威福惟辟。權不下移。主勢自尊。人心自服。臣下方且自幸其職之得舉。言之得行。方將順奉承之不暇。何樂有言。惟

皇上不肯即用。不肯即行。而後諸司不得不循職以催。臣等亦不得不補牘以請。至于催之多而請之煩也。

皇上又且以爲此煩聒也。此激擾也。甚且以爲市恩沽名也。于是持之愈堅。拒之愈力。諸事悉從寢閣。諸疏一槩留中。夫其所催請者。諸臣之事乎。抑　朝廷之事乎。催之而不報。請之而不從。其所謀者。諸臣之事乎。抑　朝廷之事乎。始以因循之意。累明作之功。繼以疑二之心。滋叢脞之

異火

與相持不已。舉行無期。畢竟朝政何時紫通。人心何時愉快。而臣等尸位之罪。何時可以少辭也。臣等經年累月。請黜大僚。請補科道。請起廢臣。近日又請用都御史。請用兵科。河南道。請黜巡按。各差連篇累牘。臣等亦自厭其煩瑣矣。而一言不效。一事未行。溺職曠官。慙愧欲死。今亦不敢一一條陳。以瀆 天聽。特舉用人行政本原受病之處。請 皇上深思而熟計之。倘蒙 特賜省覽。不勝幸甚。

礦賊高二集衆千人。流劫靈寶縣獄庫。石知縣却之。已追獲伏法。邸報

是年春。濟南臨邑縣紀家窪有異火。每夜分即出。其大

如斗色紅黃明亮燒煙直上約高二三丈恍惚望之隱隱似有動躍狀尋復墜下散漫無蹤遇一二人夜行者逐人而來其疾如箭近一二丈即止尋復散去先是乙卯歲出于選城儒生張玄地內未幾赤地千里兆庶流離安丘劫庫劫獄泰安齊東殺兵殺官以彼驗此良可畏也雜編

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群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旱蝗未已又增一害民困斯極矣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

四月奴兒哈赤徙今部攻撫順市潛以勁兵躡襲十五日淩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將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翰遣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暫退詐求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頗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寧嫂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墩傳調哈喝炒花亦乞鎮靜邊外虜東西騷動會 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京師震恐

上特起廢將李如柏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

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
命以新銜往經略　詔總督薊遼侍郎汪可受先出關順
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皆創例
也遼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犹瀋酋請救廷議恐
發帑金湊餉百萬大興問罪之師
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兩佐軍興項之諜稱奴兒哈赤
退合三十里虜二萬餘人瀋陽　詔斬奴酋首予千金世
職總督汪可受疏稱遼虜東番寇我征調未集請練土著
人自為守遼廣諸生暫停試令倡義旅有功得破格賜科
名并敕通登萊海運濟餉卒　虜儆薊保撫臣罷移鎮本

兵引征倭征播例請六十萬　而餉三百萬而從來竟不
時發
閏四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賫夷文請和自稱建
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入寇以發北關塚老女及三岔柴
河退墾爲辭實藉儒紳等以行間諜最秘會廣寧民婦生
一猴二角四齒開原殷家庄堡旋杆起火郎史李徵儀謂
遼必以剿之人爲撫爲守以守之餘力爲剿乃爲完算請遂
治遼撫臣李維
五月十九日奴　安三岔白家冲三堡經
略楊鎬兼程受　山海關得魁堡報疏請

祝近徵調

上罷維翰令翰兼攝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延寧甘固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

上可其奏　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摘調薊鎮臺兵給同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　命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按遼○巡撫李維翰失城喪師得革職為民○偵報奴酋八子每貸山寨諜兵王如風刺建州馬夏月喜哭河旁都葉兼與宰賽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諧恭晉且督匠造船從龍江李　方亦降奴締奴　命借太

工馬價各五千萬以消逆謀少之西虜乃蠻少花等進稱

長勇堡

七月　賜故事總兵張承胤諡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特奴兒哈赤從撫順關入二十一日晨圍清河參將鄒儲

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諸兵不從戰冑板控攜自寅至未

陞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叛人李永芳招

降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

斃爲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唯參將賀世

賢於靉陽邊外縱擊得級百五十四

上特賜綵幣揚鎬劍一并　諭薊諸邊經略開徹單騎赴

河東毀陽寬奠衆望風逝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狥議從
寬奠子女于遼陽會朝鮮遣議政府右叅賛姜弘立等統
萬兵請勑從征并乞賜黄許之加李光榮總兵街移廣寧

科舉

八月、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趙師聖諭德薛三省、應天諭
德鄭以偉、賛善來宗道、浙江、編修林欲楫、吏科給事中張
延登、江西、編修成基命、工科給事中范濟世、福建、檢討丁
紹軾、吏科給事中張孔教、湖廣、編修馬之騏、刑科給事中
陳伯友、河南、尚寳司卿熊尚文、禮部員外朱繇、山東、戶科
給事中李奇珍、戶部主事吳羽與、山西、吏部主事潘賡燠

兵部員外陳騰鳳陝西吏部主事楊一鵬行人司副劉時俊四川禮部主事陸完學評事齊琦名廣東刑部主事熊秉鑑工部主事陳應元廣西兵部署郎中事譚昌言中書朱正蒙雲南戶部主事洪啓初工部主事陳如京貴州刑部員外方尚恂行人陳玄藻時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陝西主考七月二十八日　命下故旨逾期試初場各省解元順天王家基應天盛文琳浙江陳山毓江西張斌福建戴國華湖廣陳君寵河南唐時明山東邢泰吉山西胡舜封陝西李尚霖四川詹胤昌廣東朱祚昌廣西蔣佳胤雲南施堯中貴州周成德綸育○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

少卿周永春往○又設援遼餉司、

九月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奴兒哈赤復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栢以朔三日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級七十六乃盡焉受款虜漸解散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為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

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以男得兒革台州勒奴酋一寨來告　賜白金二千兩綵段二十表裏時御史陳王廷按開原知金台失所最驍夷婦為指揮王世忠姑家遣入北關說以虎墩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久勤夷受賞豔以千金[illegible][illegible]利

之，遂有是捷。

是月海州逕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亘狀上。

建州夷考

己未萬曆四十七年

正月發遼師徵調雲集

上以經略奏報久稽諭師老財匱 諭兵部馳議方略仍

酬賞格頒示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

二月經略楊鎬既決策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

馬將軍林率游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

都司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 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

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 李將軍如柏率參將

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 劉將軍

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晾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

猗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
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竝隸戲下更令原任總
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督巳曷撫順陣迯
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會十八日
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
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楼為折其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勞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然無奈主帥不一師
期先泄使逆酋得預為地矣此是考州
揭會試榜福建禾作莊際昌第一十二試則步騎又繼此蓋

侍韓爌、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等及第出身有差。三鼎甲莊以會元又為名魁子。孔兄弟俱入木天。陳為解元熙昌子，年十八稱拔麻乘，是時以少年登第者共十六人：靳州王珙、莆田黃鳴俊、韓城劉承祚、晉江黃廷師、富順范鑛、侯官鄒捷春、安福上振奇、孝感楊金通、龍溪顏繼祖、華亭董象恒、晉江曾化龍、南海陳子壯、息縣陳新、晉江劉鏻長、新興霍躍龍、武昌彭祖壽。彭丰儀俊朗，飄飄乎如玉樹臨風，京師人稱癸丑為琢州，此則彭可為雙絕。

考選庶吉士二十三人：倪啟祚、丁進、施兆昂、姚明恭、侯格

張獬、吳士元、楊夢袞、侯恂、時昇、楊世芳、顧錫疇、劉宇亮、金聲

乾、朱繼祚、何吾騶、姚希孟、許可徵、姜曰廣、楊維新、陳萬言

丁乾學、雷躍龍、胡尚英，吏部侍郎史繼偕、禮部侍郎韓爌

教習之。○邸報

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軍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遮擊，衝戎師為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馬將軍林攻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開原僉事潘宗顏及黃永澄、麻岩死之。劉將軍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駐卜餘寨。朔四日賊忽詭漢人

路作青

卒裝誘墮重圍，夾攻，兵遂潰，綎及子、鋒、劉招孫、吳並時戰殁

唯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招回獲全先日 遼出師日五星鬪於東方於彗發芽流折爲二又大清堡軍旗災火熾熾自焚竟天三頂而歸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知爲敗徵云報至舉朝氣索

一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兔款賞申飭薊昌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升薊巡撫祁光宗爲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贊畫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宣慰軍民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 文華門請發 內帑特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廷臣頗謂李如栢衰懦不堪登壇是役逗遛獨全疑之

詠巧淵撫都御史周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　詔廷
會議給事中(亦是一深痛)李奇珍獨謂李氏跋尾如楨以弟代兄出土
人擁戴恐爲唐季藩鎮之漸
上竟遣如楨往撫如栢候勘　諭經略楊鎬戴罪聽事趣
宜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當是時牟㷊諸酋並井
以賄㷊兔方沿河駐牧奴兒哈赤詐令部夷降金台失稱
損衆萬餘叛人李永芳遣奸細探三岔所聯點陰圖金酋
寨頃之奴兒哈赤以零騎窺瀋陽河河等堡而金台失以
奴酋男貴英把兔陣敗來告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琿親
畏兵三萬合勦已而令他將引萬卿　從劉將軍光登渭復

盡發而東營於渾河三日方以二十騎逃之三岔河副三帥亡
遣御史梁王庭詔獎朝鮮　諭以一旅屯沿江塞奴酋
攻寬奠鎮江路并勅北關遼東開原侯奴把關鐵嶺邀屯
泰無為所給大學士方從哲疏稱遼民為兵并將廉濟餉
御史楊鶴出　上遣中使慰陣亡將士諸郎故助縱家
屬及戰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
四月奴酋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殺子後宣武門外鬧關
至京玉河水盡赤　正陽門龍甚協理戎政尚書薛三才
總督析城伯趙世新相繼物人人自危虎熟兇愁擁衆數
萬驕恣寧夏旋去宜鎮營兵鼓噪不赴調　詔逮治總兵

劉孔胤　[illegible]勑褒[illegible]朝鮮并令經略宣諭北關頃之河東
諜稱奴酋部兵可萬餘於撫順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清河
路柵寨
五月二十九日奴酋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躪鐵嶺撫安堡
而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略總督爭抗熊廷弼以新推背後
令益自敗書初聞中外倉皇匝月爾後奉朝轉兇
上亦稍復寢格矣朝鮮方咨報奴酋後書聲嚇僭號後金
國汗建元天命指　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
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搗
開原總兵馬林[illegible]山防且[illegible]新[illegible]立下

西虜適由偏雲堡六結聚於河十八日以二萬騎入陷殺
西梁渚鐵斧濱
上乃起擢熊廷弼僉部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幷
從本兵議遣司屬招兵陝浙河南山東廷弼疏請決策恢
復開原
上賜劍令剞期從事起泰寧侯陳之龢總督京營召南兵
部尚書黃克纘協理戎政廷弼單騎冗道司業張鼐疏請
京營簡選銳三千壯其行竟不及從呂差御史張銓按遼
而大司馬以職方且以人言引疾也時遼陽獲奸細數輩
戎謂開原必攻時北關先期諜報及寇至出兵二千來援

而開口已宜　賜勑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可藉
廝屬奴酋奸細在兩河甚夥可即用為間而司農以軍餉
無措且開欵令郡邑捐助有識哂之
十月炒花攻犯十方寺堡奴兒哈赤舉犯鐵嶺
上允省撫臣充遼餉左贊善徐光啓願使朝鮮宣　諭應
援有　旨留用道給事中姚宗文查閱複遼兵馬二十五
日奴兒哈赤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參將自刎
原既魁潘鐵逃竄一空奴酋畏二間諜所在力應而我偵
備甚疎開鐵嶺落開原、帶兵援應時亦破良可歎也經
略熊廷弼時携兵八百甫入瀋陽聞警回虜向鎮亟合撫

諱其急會二十八日我師與之能守兄亡以捷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亡逃將劉遇節等
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用諭北關必復意
上度新經略已受事十三日遣緹騎逮治楊鎬御史陳王
庭疏料總兵李如楨謂宰賽因奴酋留鐵嶺引兵突圍破
執如楨竟斬西虜首級為首功經略熊廷弼亦稱如楨十
不堪謂賊陷開原淫酗掠戮不能邀擊附鐵嶺與西虜宰
救不能乘其敝更虛報西虜三萬合營致遼瀋驚竄潰兵
調李懷信代將北關王報奴酋計掠遼陽盡戮朝鮮降卒
防守變一十一日奴兒哈赤佯殺我部摧衆數萬騎直下

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illegible]相繼（惜哉）淪覆矣其後給事姚宗文奉　命閱遼因訪金白部落頗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力革矗奴酋寨而得力革二女長適不他娶虜酋腦毛大孫孫河兒寨次中根兒娶虎墪兔憨會虎酋挾賞乃屬按察使袁應泰遣諜虜營并授畫副總兵姜弼傳諭煖兔毛大及憨同佬特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縻其意科臣并請爲金白立廟而前所從指揮王世忠即南[illegible]齋時隸廣寧爲加銜遊擊請除實職風示四夷

論曰按海西南關王台号忠頠背[illegible]孫興良以[illegible]摘引

寇自殘二奴北關怨毒日深　寀心一王台子孫於北關
居制而奴酋袖手待其斃漢兵渉西之路奴酋之黠也人
爲內而我覆爲之援幾是哉原逆西虜通聯鐵嶺我屬夷與
東西二虜牙錯勢能離其合近歲撫北關以藩遼俾制奴
策而竟剪焉胥覆爲開鐵繼誰將屬當一蹶不振悲夫
上聞報　命李懷信刻期赴遼會經略獲奸細貫朝輔造
賊攻北關及遼藩本謀奴兒哈赤連破開鐵則兵益强生
擒宰賽鈴制煖兔炒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際
遼藩無几上內外
上以遼事急超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

史尊祕京只予總督汪可受回籍經略熊廷弼疏稱遼瀋
陽失燃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
上諭酌量緩急從宜保護城遏其深入巡撫周永春以六首
挾宰賽為質且連煖兎諸營持諭帖激炒花虎墩兔以利
爰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帑金二百萬
上允部議釋罪并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
援遼初請邊將領多扣空月餉自肥遼左爲甚經略特斬
遊擊陳倫以硇因次某守遼陽撓壞報恒借以爲防巡撫
周永春請添兵鎮江守朝鮮可遙佐聲援而少詹事徐光
啓以事多肘掣疏請

上義不報

十月二日雷震廣寧諜稱奴酋方遣奸細誑文粲請救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會遼左大雪多凍餒死略盡總兵崇煥杜等忠悉定聯各路聯絡犄角衛以深屢請撥回遼陽糧食計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可三百二十四萬金而羨郎陸運車餘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費願不貲

十一月奴兒哈赤擁衆入龍灘口且往剽鐵獸運營粟一

十二日巳刻日出黨霧耳及黑氣二道並色甚異司天失占而諜稱奴酋築城撫順邊外方令黃把兒等謀入犯朝鮮亦報奴兵堅守牛毛寨萬遮嶺廣造攻具結連蒙古㥯

炒虎煖諸酋東西分搶巳又摩犯寬奠鎮江告急（俱建州夷事）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正月遼鎮新兵全伍脫逃奴兒哈赤多遣奸細潛伺內地（反界一先生）

市夷數報伯要兒粆花等與奴酋歃血約唐從三岔河迤

東截漕船奴酋從清撫犯遼陽游騎往來擾瀋閒

二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劉城驚擾本兵得報張

皇分布京師防守會二十一日暴風揚沙命謂兵占已而

（田汝貲剿）奴酋竟寂然（建夷考）

四月初六日 大行皇后崩

諜稱奴酋潛犯海蓋且誘撫兵賀世賢往援急攻遼陽粆

花詐言奴酋死以懈我師運鎧甲赴遼河

上以巡撫周永春疏請添兵廣寧已又諜稱奴酋糾伯要兒亥青等營入犯及收江夷爲用寬海道經略以兵九稍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兒哈赤未敢深入徉誘虜睨河西徐圖乘敝釋宰賽往會兵遣酋子同叛人李永芳將引鐵騎出汎至發僞榜招降詬侮萬狀　詔令改贊畫爲監

五月　召見輔臣方從哲于暖閣。諭以枝卜。已有嚴旨。東事在兑　大衆科道。稱候開印會發。上深居三十餘年。一朝奉此。真曠典也。

御史倪應春疏曰。務惟我

皇上静攝深居稱朕躬不聞聲 御朝 召對之請群臣亦既舌敝頴禿矣而 俞旨杳然日者
聖躬違和輔臣方從拆忽蒙 召見之寵恩當是時不召勛臣不召戚臣不召卿貳大小臣工而汲汲惓惓惟輔臣是篤摯者豈非以股肱心膂平日所倚注者惟此一个臣呼吸緩急今日所托重者亦惟此一个臣乎意輔臣仰對
天顏俯叩幽獨惓懷時事凡可積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涕泣以開導之者宜無所不至而咫尺 龍光寥寥數語俄而入俄而出如枚卜銓印大察考選發停諸事十不得一以致 聖心愈厭 宮府轉睽旬日之間不聞再

一人行一政。下一章奏。朱明烜赫之候。仍為隆冬凄慘之

景。有識者益不勝杞憂焉。總由遇巷納牖之術。素未得于

揣摩。倉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其肯綮。覩面失之千里。宮

門隔若九閽。豈不慮此。良遺哉。疏草

六月十二日■■乘經略閱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

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

防瀋陽。却之

上特發內金三十萬兩賜陝永保援兵踵遣。嚴檄招撫

閣臣方從哲疏曰。昨蒙

皇上允補薛國用胡加棟。令刻期赴任。其開原監軍二道。

切至

虜犯瀋陽

并令該部速催仰見

皇上留心選事如此其切也惟是吏部無人誰爲推補若

明知有當補之官而不　允用補官之人與欲其入而閉

之門者何異哉

兵部疏爲夷氛正熾防禦宜嚴奉

聖旨云[illegible]大舉深入迫近瀋陽深爲可慮着各揔兵官

督率將士極力拒堵彼此策應務挫狂鋒有觀望退縮致

誤軍機的據法處治俱邸報

七月初九日

聖諭內閣前皇太子來大行皇后几筵前祭禮因朝見朕

問安朕面諭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墳園未建我心未嘗頃刻忘之欲行另擇恐延歲月可就附葬于郭妃墳園之側汝意如何皇太子回奏才人誕育元孫父皇所諭附葬妃坟之側極爲便益朕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嘉悅卿可傳示該部遵行特諭卿知

十四日

聖諭禮部朕中宮皇后作配朕躬贊襄內治四十餘年仁敬孝慈始終一德芳聲令範中外著聞忽以疾崩逝宜有徽稱以詔來世朕遵舊典與輔拯擧議茲以天地宗廟社稷遣官持節發冊謚爲孝端皇后稽行衛實朕不敢私所

部便抄行天下王府。及內外大小衙門知會。故諭。欽此

練軍少詹事徐光啓復奏略云。臣練兵巡歷已周。謹陳事勢兵情。乞　勑該部酌議。以重防禦。職至通州昌平二處所轄三營兵七千五百人。核其年貌。程其勇力。俱無上等。略能荷戈者。不過二千。所可充廝養者。不過四千。其真堪教練成爲精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既驗閱三營火銃器械。督管官分率訓習技藝。更委透曉陣法諸將教管軍演操方圓曲直衡五法。此臣簡練之大畧也。至於征調之人。習于兵華。召募之人。有志向往。兩者練習猶易。僉派之兵。類多老弱。悉應退回。抵緣始事之初。人無固志。恐效尤

者衆未敢遽遣以待稍稍安妥然後明言不意至今乃有
大段未安全須處置者蓋凡征調來者何人尺籍加以撫
循便無携志召募來者旣受安家更給厚餉卽教習調遣
久暫遠近惟上所命只聞散之之難未聞留之之難也今
獨異是職初簡選將畢見有陝西河南兵告乞移文遠豫
贍家銀兩者迨後日多一日叩其因由皆言應役之初所
奉批照諭示許以赴守京城並不援遼又以二年限滿卽
另報更替一年之外仍再加贍家月糧銀六兩職聞之不
覺喟然而嘆以爲練習此兵雖費盡心力其人不可得而
有也其力不可得而用也蓋一有更替之約卽人人日日

且存習只時六則之千年隱方藏功惟恐不在下下之梓縱使督責訓練既有成績而及期代去雖等兩年勞績盡付東流矣即欲強之使留乃該人實有父母妻子日今月根六斗銀六錢僅足餬口無暇及于內顧每年贍家銀六兩必不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于加編新餉統而計之每人每月共用銀一兩二錢米六斗用此月餉即丁近京地方召募丁壯自足練習且亦可久何必使戍者懸思居者能偷教習之難如登山留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貽不信之名乎三營盡多老弱且皆不樂其處而無長居之心若許之更番則來代者既須例給安家銀兩又須通新教習子費更

毅乎事無益若不許更番則第三年以後賠家銀兩歲不貲少而其人愁怨愈深轉聚愈難若云昔年所請並是誘之使來自此以後可將更替賠家三議逕自發關置者永理月例六錢米六斗給其衣食又分以賠家而能使之安心練習奮勇敵愾此則情理之所必無非職所敢任也伏乞

皇上俯　敕本部將職条陳事理酌量人情所宜財用所出從長計議務令力可為繼情可為安勢可為久或有未妥不嫌改絃易轍以求至當職樵背承乏庶得藉手以報

皇上除矣

三十六將本呂呈包請給退

聖諭內閣朕嗣
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以致脾疾遂不
能起有負 先王付託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
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宗保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
二十一日酉時
帝崩司禮監傳
皇太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訃于各宗室其合
行喪禮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具儀註來看又
青免命婦哭臨并祭

又傳
皇太子令旨說與督理通灣等處稅監張燁馬堂胡賓潛相丘乘雲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illegible]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粮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撤回原衙門應用其見徵在官稅銀等銀各解進應用該衙門知道
又諭內閣等衙門官員我
父皇大行皇帝賓天你每大小臣工俱受國家厚恩竭忠報國各要盡心供職毋得怠惰悞事特諭
皇太子令旨命兵部京營提督撥官軍皇城京城各門嚴

謹守節

禮部旣爲查照無據之例，亟寢非禮之封，以昭 同典，以

成 大孝，门令早內閣乃從擬傳

皇太子殿下令旨，

先皇遺言，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

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欽此。臣捧誦不勝駭愕，隨

即謹奏： 累朝典故並無此例。按例共以配而后者，乃敵

體之經；共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 累朝來豈共無

推祔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 李貴

妃事

某帝某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何俟今日乃不聞侃議至
[illegible]遂囑于逝後豈彌留之際神情有不自主者遂
[illegible]又發諭旨耶
先帝念　皇貴妃之勞嘗不在位號之間
殿下耶
先帝之心亦不在尊崇之末且　王皇貴妃誕育
殿下豈非
先帝所留意者乃思與尚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
得子其子冊其妃恐九原亦不無悠悵也　鄭皇貴妃賢
而習于禮處以非禮必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

肖和安所爲善承

先帝者孝孰大于此乎若 祖宗故典不載而一旦創行

於之天下書之史册傳之後世將爲 盛代典禮之累且

累

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以善繼善述爲孝所爲

善者正斷形于義之可否也義可行則以遵命爲孝義不

可行則以遵禮爲孝臣願

殿下體武王之孝而爲繼述之善無徒以遵命爲孝也

神宗皇帝遺詔曰朕以沖齡纘承大統君臨海內四十八

祀于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

辜負　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躬，朝講稀御，封章多滯，僚寀半空，以礦稅繁興，征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與天下維新，而遘疾彌留，不復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后人。皇太子聰明仁孝，睿智夙成，宜嗣皇帝位，且宜修身勤政，親賢納諫，以永弘圖。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各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乂王室，是皆朕惓惓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爲簡任，卿貳大寮，盡行推補，兩次考選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棄及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稅并新增織造燒

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供送法司查審應釋
放者釋放京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士速
加恤錄喪禮遵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
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屏爲重毋得輒離本國各處總督
鎮邊三司官地方攸係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止于本
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縣幷王官俱免進香
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皇太子令旨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武官星夜
解赴九邊着彼處各該撫按官酌量犒賞務沾實惠具本
來奏前遼東犒賞幷今九邊犒賞二項共與脚價銀五千

雨沿途支費不得驛擾驛遞其銀毋入太倉差官即發不
許延遲悞事特諭

八月初一日

光宗即皇帝位